

生活影册

家乡总让我魂牵梦绕

□杜康乐

虽已离开家乡四十多年，身处新兴的旅游城市，享受着城里人的生活，但总忘不了老家官桥，这里常常让我魂牵梦绕。家乡的山山水水和每一条小路，都留下了我人生成长的足迹。那里有我的父老乡亲、儿时的伙伴和朋友。每当静下来的时候，思乡念亲的情緒油然而生，从前的往事总会历历在目，如同电影一幕幕随风飘逸神游！

一切从一九六三年的那个春天说起。这是一个绝对应该在我的记忆中留存的年份。这一年所发生的一些事，直接或者间接影响我的人生。这一年马丁·路德·金在林肯纪念堂前发表了人类史上最著名的演讲《我有一个梦想》。这一年欧阳海舍身救列车的英雄事迹传遍大江南北。这一年根据著名的云南撒尼人民间传说改编的大型歌剧《阿诗玛》马铃儿响来哟玉鸟儿唱，我陪阿诗玛回家乡的歌声回荡在中华大地。这年国防部授予驻上海某部八连以“南京路上好八连”的光荣称号，还以他们为原型拍摄了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这一年毛主席《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发表。确定每年3月5日为“学雷锋纪念日”。这一年2月4日立春，在过完元宵节的两天后，阳历2月11日，是我跨进校门的第一天。这是个春风和煦，春水荡漾、春草又绿的春天。春天陪伴万物与我们一起成长，草长莺飞春去春回，留下了太多记忆。

我所上的学校官桥完小，设在村东的杜氏宗祠内，离家足是两华里。上学对懵懂的我来说，特别期待，特别兴奋。那时不兴大人接送，也没有家长带着报名。每天在家吃过早饭，背着简易小书包，迎着朝阳小跑步地赶到学校。那时的书包多是只需装两三本书的土布袋，有的是竹制两件套，由两块两指宽不足尺长的竹片，一头用铁丝或麻线固定，一头是麻线或橡皮筋所系的开放、闭合式接口，书本夹在两块竹片的中间，竹片的两端用布筋或麻绳连接，这便是书包携带。另一件，则是一节保留两端竹节的竹筒，在竹筒上方离竹节一指处围着竹筒锯开五分之四，将另外的五分之一一切开剔除一半内层，再适度火烤增强韧性，这就是装铅笔、毛笔、尺子的笔筒，肩挎挂着笔筒的书包，跑起路时学习用具在竹筒摇动作响好似在为主人运动奏乐加油鼓劲，每当听到学堂山顶钟亭大钟撞击的声音，三、五、十个同学一起跑得更加欢快，竹筒里发出的合声让人格外享受，这一幕至今难忘。

在官桥小学就读的前七个学期，不能说教学是正规的，但应该是按部就班的。到了四年级下学期因为政治运动，我们的学业在停课闹革命、复课闹革命中度过，一九六九年读完小学。小学期间最难忘的三点，一是唱《学习雷锋好榜样》，入学时开始学唱，一直唱到小学毕业，我喜欢这首歌，歌词朗朗上口，歌曲激昂、令人振奋，可以说这首歌伴随我的成长，也是我人生的导航。二是忆苦思甜，学校每年都要开展忆苦思甜活动，由学生自己扯野菜、自带包谷粉或大小麦粉及饭碗，将野菜焯水后切细，再同少量的杂粮粉倒入锅中开水搅拌，煮熟后每人一碗，先是听苦大仇深年过花甲的老人讲苦难的家史、村史，讲得泪流满面、泣不成声，师生无不为之动容，不时会一遍遍振臂高呼：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忆苦思甜催人泪下的诉说让我们从小懂得，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应该好好珍惜。三是加入少先队，第一次戴上红领巾，成为一名光荣的少先队员，那时激动与自豪至今难忘，走上主席台，当高年级的少先队员为我们几个低年级的同学系上红领巾时，我情不自禁地给老师和同学行了一个队礼，没想到还迎来了热烈的掌声。入队后的每次活动，辅导员老师总会重复一句话：少先队员要做国家的小主人，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七十年代的第一个春天，我们跟随春天的节拍上了初中。前几年升初中，不看学生成绩，只要根红苗壮就可以。我们这一届既看家庭出身，也要看考试成绩，我有幸被录取，自然很高兴。学校在离家六七华里的岩板田村，原来只是一所小学，因为周边八九个村没有中学，加之县委书记办点而升格为初中。没有教室，自己动手兴建，师生上山砍柴烧瓦，早稻收割后请匠人把稻田夯实铲砖，挑运土砖全由老师和学生负责，我一次挑四块，足足六七十斤，个子大的同学一次挑六块，没有几个月两栋崭新的教室拔地而起。为了磨练学生的意志，养成吃苦耐劳的品格，也是为了帮助建校资金的不足，几百师生一起出动卖苦力挑硫磺，从三官寺乡到江垭码头往返几十里，我个头小也挑了五十多斤。这挑让我懂得劳一分钱得出一身汗，更知道父亲的辛劳和不易，为筹到哥哥上学费用，在百日大旱生产队放假的日子，连续一个月零三天挑硫磺，每天负重百斤往返在喻家嘴至江垭码头五十里崎岖的山间小道。在岩板田读初中的两年，基本上是朝出晚归，清晨六点多早餐后上学，下午四至五点放学，走一个来小时的山路回到家里，这时父母还未收工，饭菜总会是放在热锅里，就这样中餐晚饭一起吃。我与大多数学生也有所不同，入校不久就被选进校文艺宣传队，过了一学期又被指定担任队长，因为要排演节目和巡回演出不得不寄宿。寄宿生是幸运的，能一日三餐正点开餐。岩板田中学毛泽东

思想文艺宣传队有二十三十名队员，校领导特别器重，尤其有一名出类拔萃的音乐教师领衔策划、编排、导演，既有自编自导自演的节目，又有学习模仿革命样板戏的选段，诸如《智取威虎山》、《沙家浜》、《红灯记》等经典京剧选段，那个年代的群众特别爱看京剧，除了渴望文化生活外，那就是天真可爱学生扮演的人物角色更是逗人喜欢，我们的节目曾获得区联校组织的文艺汇演一等奖，不仅在江垭区集会场调演，而且多次深入到学校周边村巡回演出。记得有一次去九里垭村为群众送戏，担当主角的我因为感冒发烧又不能缺席，是刘老师翻山越岭把我背上了舞台，我们的演出赢得观众一阵阵经久不息的掌声。在岩板田中学的两年，让我收获多多。在学习文化知识的同时，在文艺宣传、公共服务、助农帮困等方面也得了锻炼。那时学校实行军事化管理体制，我被推选担任一连二排副排长，刚满十五岁学校就报经联校团委批准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为年级最早发展的新团员。共青团员的身份自然会更加严格要求自己，各方面当先进表率，被评为联校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并在联校召开的大会上作典型发言。

一九七二年的春天，我又踏着春天的脚步上了高中——慈利二中。我们这一届招了四个班，总共不过两百人，生源覆盖江垭区八个乡镇和澧水上游原慈利归桑植管辖的几个乡，招录的学生尽管经过了筛选，但学习成绩仍参差不齐，入校一个多月后，学校组织了一次摸底考试，然后根据考试成绩重新编班，其中十一、十三两个班继续上高一教册，另外两个班分别从初中阶段补课。高十三班的摸底考分比高十一班稍有逊色，但班干部是择优挑选的，团支部书记、班长分别由我与善钧同学担任，校学生会主席也是我们班的同学，校党支部书记刘文俊在我们班蹲点，亲自担任班主任，旨在营造你追我赶的良好学风。当时的二中看到教学质量，教学方法也比较开放。入校后的第一篇作文，只指定写作范围，没有统一命题，要求围绕上高中写作就行。我的作文是《毛主席送我上高中》，被老师视为范文在班上宣读、点评，并刊登在新学年首期语文校刊。这对我是莫大鼓舞和鞭策，从而激发了我对写作的兴趣。其它各科的学习也是紧张中不失活泼，每科都设有学习兴趣小组，由学生自己选择，课外活动由任科老师或小组长组织，课内教学十分紧张，数理化考试不断，期末考、期中考、月考、周考，还有单元测试，每个同学都不得有丝毫懈怠，整个学期基本在考试中度过，正是高中期间的频繁考试，为七七年恢复高考打下了基础。体育课、劳动课也是别开生面。体育课聘请驻校解放军教官训练队列，各种球类、田径运动也很活跃，结合组织去南方大寨长峪铺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开展长途拉练，把军训融入到体育课之中的点点滴滴令人难忘。劳动课走出了校园，把课堂搬到了学农基地。学校有自己的农场，在离校园五六里的北山大叶坪，学生每学期当一周农民，以班为单位轮流上山，吃住在农场，住茅草房，睡稻草地铺，饮食起居全由班委会负责，学生自己管理自己，挑水、煮饭、炒菜全由学生动手，农场自然成为培养学生劳动观念、团队意识、管理能力最好的课堂。二中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这里曾是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所在地。几十年学校以传承红色基因为己任，特别重视对学生的德育教育，忠实践行毛主席“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思想，始终把学生健康成长的正确导向，引导学生树立树牢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不少同学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七三年暑假开学前一个星期，我有幸参加了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校党支部组织委员夏寿桃老师自始至终跟班学习，与我们一起听党课、学党章、谈理想，大家对党更加敬仰，都暗暗下决心，积极创造条件向党组织靠拢，我的这个愿望直到十年后的一九八四年七一前才得以实现。

在家乡上小学、初中、高中这段人生旅途起步的时候，能让我稳步前行是因为脚踏实地，双脚连裤管都沾满了泥土，是泥土的厚重给了我成长的能量，是泥土容纳万物的品格开阔了我的胸襟，是泥土不卑不傲忍辱负重的纯粹给了我事业上的坚守与应有的担当。我崇拜泥土无私无畏的精神，更感恩泥土对我的承载。当呱呱坠地来到这人世间，我别无选择亲吻的就是家乡老家那间木屋的泥土地面，她不懈我脏而助我长，把我的胎水收藏在泥土的内面，从出生我就与泥土结下不解之缘。每当寒暑假我回到老家，小学三年级前基本上挖泥沟、和泥水、开泥沟、拱泥桥、拌泥土、塑泥人，以泥为伴，泥中寻乐。十岁以后则是在泥土中寻宝，背着竹背篓、扛起小锄头、带着小弯刀、腰系小竹篓，在老宅周围的丛山峻岭、溪沟、大地挖麦冬、挖半夏、摘金银花，收割季节，春夏捡麦子、捡豆子、捡稻穗，秋冬捡木子、捡桐子、捡红薯等，每当出门时父母总会叮嘱，捡东西要远离队里的抢收现场，捡东西也要有志气、有骨气，不得损公肥私。在连续不断地实践中，我也摸索出了捡农作物的经验，围绕田角地边捡，围绕零星地块捡，围绕远地段捡，围绕废弃秸秆捡。捡木本植物果实，则要围绕树冠边缘地段捡，围绕山脊边际区域捡，围绕

山凹角落遗漏单株捡，围绕人家所不能而放弃处捡。记得有一年深秋在九甲湾后山捡木子，一窠三四人合围的木子树，主杆的中段有两三尺大、两丈多长的横枝，离地面足有五六米，枝杆上的枝条茂密结实累累，因为扁担枝采摘危险，生产队社员只得放弃，捡木子的同伴也是望而生畏，这却为胆大的我提供了机会，我运用军体课所学，采取匍匐前进的方式通过扁担树枝，将放弃的木子一粒不留的全部采下，足足六七斤，能卖一块多钱，在场的男女老少都为之喝彩，从而因此成名，至今还有人津津乐道说起这事。在小学五六年级和上初中这段时期的节假日，是我上山下地捡农作物和土特产的黄金期。我同二姐都是捡山货的能手，那几年我们所捡的木子、桐子都是上百斤，可卖几十元钱，足够解决上学的费用。我们所捡的红薯上千斤，比生产队分配的还要多，既可做主食，又可磨粉熬糖，粉渣渣煮养猪。在满山遍野捡的付出中，让我懂得聚少成多，一粒粮食一粒汗，一个铜板一身汗，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更让我学会用心观察客观环境，在细心寻找、不放过任何可能中收获回报。

再就是每年的农忙假。农忙假一般是十天半月不等。小学阶段学校要求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我主要是扯猪草、割牛草，四五六六年级那几年，还自觉担当小广播员，用硬纸自制的土喇叭，在生产队最高的螺丝转九山峰广播，与同村的几个高小生各占领一个山头，每天清晨争先恐后上山广播，成为当时农村宣传党的方针政策



奔向秋天 李海波 摄

平凡人生

解雇一个人才

□原著：罗拉 邓普斯【新西兰】 编译：李克红

我为我的公司招聘了20名新员工。马歇尔是我满意的一名，他毕业于纳尔逊理工学院，他是我的好朋友埃利特教授的学生，是他向我推荐了马歇尔。

试用期满后，我认为他有能力单独完成一个比较棘手任务：和南岛的一家原材料公司洽谈合作，并且要尽量压低采购费。一周后，马歇尔回来了，他果然完成得非常出色。他压下来的价格比我交给他的任务预期还要低一些，并且还让他们做出合同承诺，因为原材料质量问题而产生的一切后果都由他们负责。

这使我对马歇尔刮目相看，我给他涨到了差不多和老经理布拉德利先生同等的薪水。我原本还担忧这会令布拉德利先生难以接受，我正想着应该如何安抚他，毕竟他再过一年就要退休了，我希望他在退休之前每一天的工作都是快乐的。在他退休之后，我会让马歇尔接任他的职位。

没想到，布拉德利先生并没有来找我，来找我的却是马歇尔。

那天傍晚，马歇尔在下班前敲响了我的办公室门，他对我说：邓普斯女士，您对我的加薪使我非常意外，我把我的工作处理得出乎您意料的完美，却只是得到了这小小的加薪，我认为我足以胜任经理这个职位，布拉德利先生太老了，您完全可以把这个职位交给我！毫无疑问，我正是这样打算的，但是我不把我的想法透露给他，我对他说：马歇尔，你的工作确实做得非常好，但你毕竟刚刚来到这里，你还有很多东西需要熟悉和学习。

马歇尔居然打断我的话说：邓普斯女士，正如您所说，我刚刚来到这里，但我刚一

眼儿的心，终得收回肚里。

爬坡，钻雾，车依然在蜿蜒前行。远眺对面大山，视野所及处，但见近山头处一条线际向左右横伸，恰似地平线般齐整，一黑一白，界限分明。大雾之下，远山含黛。青山之上，不见山头，也分不清哪是天际，满眼只有厚重的烟雾，云雾里依稀可见一点点山头印迹。少顷，浓云散去，轻烟来袭，在山头飘忽千奇，忽而似浪花飞溅，喷薄而上，幻化为无数兵戈铁戟，硬朗朗朗气干云；忽而似仙子长袖轻舞，碎步流萤，轻盈盈舞动，婀娜曼妙，在山头久久萦回。一时间，那山，那雾，那人家，构成了一幅绝妙的山水图景，自然天成。

就在我为远山的烟烟雾锁烦时，同行志愿者们指着山下告诉我：这就是长潭坪小镇。这一见，便心心念念惦记上了那幅雨后长潭坪的水墨画：雨已经停歇，雾也大部分飘荡在天边，眼前的绿树，远处的青山，都这么清清爽朗地呈现。此时的长潭坪小镇，就这么在群山环抱中静默着，一条茵茵飘带不知从哪里来，也不知道最终流向哪里去，站在对面山路上都能感受到它透至底部的纯净和它对小镇人家的呵护。一条小河，从小镇旁流过。它也承担着护送小镇人出入平安的责任。长潭坪几乎是一个水上小镇，村民们出入小镇都依赖这条河。小河极美。后来，我才知道它就是人间仙境澧水河。小镇人户不多，集中在临河一段，生活得舒适安逸，淳朴而闲适。

青山，绿树、轻烟，砖房，一幅多么美妙的和谐画面。此时的世界空灵，我宁愿在这里长醉。



平常心 李海波 书